

记忆深处的向日葵

□付秀宏

在我的记忆深处，向日葵是十分灿烂的。

小时候，在家乡的屋前种几株向日葵，总是用心浇水，盼它早日结籽。结果，瘪籽的较多，当时不知何因。后来长大，知道种向日葵，要一大片，稀稀种几棵，授粉不足，籽粒当然不满。向日葵授粉靠昆虫，因为株数太少，昆虫所能传的花粉，自然就有限了。

一株株向日葵的葵盘内，蕴藏了这样的奥秘，我幼小时候如何了然？当时，整个心情，只是淹没在一片辛勤浇水的汪洋里。依稀还记得，早上我浇完水，中午时分酷热发火的天幕现出了蓝紫，光芒灼烤着小园，恍惚能听到“哗哗剥剥”生长的声音。我的向日葵，如同中了魔法一样绿得粗野而疯狂，如一烛绿色的火焰向上窜、向上窜。仰着小脸，看葵花盘那种纯正的黄——如同冶炉中的铜水一样响亮的黄，我猜想这种响亮的黄，日后定会变为漂亮的籽粒了。

现在想来，自己真蠢得可爱。每天

傍晚，我只管着迷一样，在它高大的植株下欣赏金灿灿的向日葵盘——欣赏那张可爱的脸，甚至幻想它能低下自己的脸来，伸出手捧捧我的小腿。只是，它的脸还在追随西落的日头。我有时咳嗽一声，它也不理！月光下的向日葵，还在地上铺下它那迷人的美人影子。

转天，我的向日葵，又在和煦的阳光中间，移转着细腻颈项，摇曳着美丽的花冠，迎着心爱的太阳，显得美丽、神秘而优雅。它姣好的面容、优美的身躯，连同无法言状的芳馨，一直镶嵌在我的心灵小园，成为妩媚的生命之眼。

我遇见最狂放的向日葵，是在遥远的大西北。当时，惊见铺天遍野都是金黄，热烈的向日葵，千万植株的向日葵齐放，美不胜收。广阔葵林，挺立在蔚蓝的天空之下。成排成排的生命花朵，其阵容和气势仿佛是一个无边无际的营地。太阳把深情的眸神，温柔地撒播于蓝色透明的空气中间。一株株训练有素的向日葵全体肃立，一个个保持着军人的姿态，一层层高昂着无畏的头颅，与枝干形

成一个激昂的钝角，它们所有的目光都那么坚定自若，用真诚拥抱太阳，迎接那灿烂日光。

那高挂脸庞鲜艳艳的黄，那种全身心的拥抱姿态，至今还在深深地震撼着我的灵魂。从葵林中走出，我回到乡野小路，头顶上是明晃晃的太阳，黄灿灿的葵花也从四面八方簇拥而来，那是怎样一种纵情奔放的深情表达！

就像梵高笔下的向日葵，它们头脸热烈而真诚，疯狂与美丽。梵高只是在纸上、布上生产这种东西，而田野中真实的向日葵，汇聚在一起，每天向太阳亮开喉咙，始终都飘荡着生命激情的动听旋律。口中声声默念——“向日葵”，内心常常感到一片葱茏。

我猛然发觉，向日葵不是简单的一株植物，它是能“行走”或“奔跑”的花。阳光下的向日葵林，就像一群执著纯情女子，内心坚定地秉持着纯正的爱；知道爱，就每一个毛孔都充满对光的渴慕。从日出到日落，调动全身，紧张、不知疲倦地追逐着，并将这样的情

怀一览无余地向这个世界打开。

在这个世界上，我还了解有这样一群美丽而疯狂的人。这些伟大的人，在一般人眼中，有那么点儿美丽还有那么点儿疯狂。说他们疯狂，因为他们每时每刻都热情地活着，不悲伤，不忧虑，不为琐事烦恼。因为热情、疯狂，他们活得相当快乐。于是，他们的生命，变成一朵美丽的葵花，充满芳香、爱、激情与欢笑。

向日葵——这疯狂的花朵，燃烧在壮朗的脊背上，擎着火一样的精神和灵魂，怒放着不息的思想。所以这向日葵，隔着云看是一种姿态，隔着雨看是一种风景，隔着窗看是一种心情。

田野依依，树林与麦田尽处，就是向日葵的家园。葵花一簇簇一排排，在阳光下风姿绰约地绽放着，昂然向天怒放。向日葵看似平贱，却靠自己身体力行，在户外风吹雨淋，进行着生命无悔的锤炼，时刻向远方的太阳释放着拳拳心意。迷人的花盆里，好多的葵花瓣紧簇簇拥着，好醉人、好幸福的样子，看得人眼圈儿发热。望着望着，就忘了时间，有时，半个下午便这样花间蝶影中溜走了。

儿童画

□王亦凡



寂静会圣寺

□吴 笛

雾是仙女，霾是妖魔。

2016年的3月19日，星期天，铜陵的一班男男女女文人，真的有福了，简直一场艳遇，地点——江北的枞阳，那天是多年难得一见的清新曼妙的雾。

我们的目的地——素有中国文山之称的浮山，不是在雾中飘浮，而是在雾中深沉、神秘、雄奇。

当枞阳县作协的谢思球先生引领我们一行来到会圣寺时，雾才从山崖、庙宇、洞窟、石刻、丛丛古树、簇簇鲜花、只只鸟翅上，悠悠的揭下了面纱。时间已是上午9点多了。

会圣寺在浮山的中部，对于浮山，会圣寺绝不是一座小小的寺庙，它是瑰丽无比珍贵无比的镇山之宝，是一本煌煌巨著的光源，是中国千年文山——浮山，一颗活力四射的人文心脏，灵光万道的智慧大脑！

也许，文友们都来过浮山，参拜过会圣寺了。

也许，游客们都见证过比会圣寺不知壮观多少倍的寺庙了。

也许，会圣寺里没有一僧人，寺外也没有一个兜售香火、山货、特产的小贩。

也许……

那天，在9点多到11点多，成百上千路过的游客，只有我一个人——差不多只一个人，一个多时辰，我在那儿盘桓、沉思、激动、忧叹

我的出生地离浮山不过二十公里，浮山的声名早已如雷贯耳，浮山的胜迹美景也打小就略知一二，心向往之，就是没有机缘，只到年近花甲了，我才得以第一次看见浮山，我无法用一句“我来晚了”，轻挑的遮掩我的平庸与痛苦，没有朝拜浮山，或者很晚才来浮山，至少对我来说，不仅是过往生活的苍白，也是生命脚步的暗淡，更是人生的重大缺憾！尤其是在没有到会圣寺留连驻足，领略参悟，发思古之幽情，吐胸中之块垒。

古人说，读万卷书，不及行万里路，又说“造化弄人”。

名山大川，三教九流，典故传说的耳濡目染，潜移默化，加上身世经历的体验、感受，实在是中国人成长的阳光雨露，没有得天独厚的滋养，我们难以心灵广大，见识超群，长成气象非凡

的巨木，怒放世人惊叹的文学奇葩啊！

会圣寺位于浮渡中部的云雪峰会圣岩下，依岩临洞而建，曾为江左名刹，起于晋梁，衰于五代，兴于赵宋，禅寺毁于太平天国时期的浮山之战，清宣统二年（1910年）重建瓦房三大间，又过整整100年——2011年，禅寺得以重修。修旧如旧？全寺占地面积仅有1080平方米，分前后两殿，殿不大，不及现今小土豪的小别墅气派，前殿门外有面积不超100平方米的石板平台，列有供奉的香火供桌。殿内供弥勒佛，韦驮。前后门敞开，紧挨后门的便是依岩洞而建的后殿，殿内供有三尊大佛，高及二三丈，跪拜蒲团，香案烛台，捐款箱，一应俱全，只是不见一个僧人，一缕香火，而且香案上几无香灰，想必这会圣寺里的佛爷们，也过了不少冷清的日子里了。往后殿之后左侧的石台上，有一尊让人眼睛为之发亮的玉雕像，一件陈旧蒙尘的袈裟怎么也遮挡不了玉雕宝像的非凡气度。哦，这就是圆鉴大师，会圣寺的真神，浮渡山的灵魂！

远禄公法名法远，圆鉴是宋仁宗所赐号。而远禄公则是僧众及方外大众所赠，因他年轻时与达观颖、薛大头等七八个官僚富豪一道游历四川，多次遭到当地官府滥人的“横逆”扣押，由于他通晓世事人性，特别是官衙里的办事关节，以高超的智慧方法化解了困厄，并脱离了这些达官富豪所谓朋友的种种恩威。于是大家打心眼里敬佩他。称赞他为“远禄公”——远离功名富贵的圣人。

远禄公作为大德高僧，最令人景仰的是受曹洞宗六世祖太阳警玄的“托孤”后，忠人之事，厚德无私，高洁大义，心胸广阔，目光深远。一度在太阳警玄禅师座下参禅游学，法远对曹洞宗的宗旨要义，心领神会，太阳警玄对他也是青睞有加，有意将衣钵传承予他，但法远是临济宗弟子，不好但绝非不可改换门庭。要知道曹洞宗在太阳警玄时代，可谓声显赫。作为传人在佛教禅宗界不至于世俗社会君主爵位的承袭，当然，这事也不可于世俗的登徒子们去评说，不可问法远是怎么想的，否则连我也会遭受“脑进水”的讥讽。数十年后，华严寺的义青因在法远座前学禅三年，境界非凡，于是法远便将太阳警玄的衣钵传授给了义青，授子衣青果然不负法远的慧眼，成为

一代宗师，曹洞宗七世祖，光大门庭，泽被东方。如今的韩国、日本溯源曹洞宗的都禅门昌盛。曹洞宗高僧委托临济宗高僧寻觅传人，这在禅宗史上是史无前例的，它的意义和价值如同高悬的日月，其光辉将源源不绝的向四方播洒。如果说年轻时的法远为痴心参禅悟道，心如坚石，不惜含垢忍辱，赢得归省禅师的认可，比之佛禅二祖为求法达摩祖师，不惜立雪断臂更具有至善人性，至真和谐，至美圆润。那么，老年的法远代警玄觅得义清传人，就远比六祖慧能获得传人衣钵的曲折故事，少了更多的庸俗，开了更清的源流，证了更妙的大道。

浮山是会圣寺成为喷薄的禅泉，圣地，就是因为有了法远圆鉴远禄公。那是距今已970年近千年的1046年，一个美丽的中秋时节，远禄公来了，我想，远禄公不远千里，风尘仆仆，除了一袭袈裟，也只有随身的“瓢囊”禅思了。栖居浮山大华严寺，他怎么也没想到，那个一向以言佛为耻的滁州知州欧阳修，在游玩过华严寺后，素然寡味的与同僚在今会圣岩下下起围棋来。呀，比起我等饭前打搅蛋牌还不一样无聊？未曾料，一旁静观的远禄公早有了渡人证道的心思，一局终了，大名鼎鼎的欧阳修按捺不住地向远禄公请禅说法——我揣度，欧阳修来访浮山，主要目的也就是想会同样大名鼎鼎的法远远禄公，一要求证远禄公是否像传说的那么神奇，二要为难一下远禄公如何说“说不得”的佛法禅道，三要借助浮山这方奇妙山水疗养一下自己郁闷的心灵，解闷开怀。要知道，也就在远禄公来浮山的前一年（1045年），欧阳修因范仲淹等人抱屈分辩而被从朝廷贬至滁州。何等智慧的远禄公，擂鼓升堂后大讲特讲起如何下围棋，并借助欧阳知州刚刚的落子走势，对垒鏖战，双方各显其才，破局、推枰，指东说西，喻大于理，既清晰明了又云山雾罩，何等慧根的欧阳修，醍醐灌顶殷醒悟，良久曰：“从来十九路，迷悟几多人”。并感叹有加地对同僚说：“修初疑禅语为虚诞，今日见此老机巧，所得所造，非悟明于心地，安能有此妙旨哉！”（《禅宗正脉》）

法远在浮山因棋说法，从此改变了欧阳修往日轻慢参禅佛法的心理，继而宣扬佛学，护持佛法，修习禅道。浮山，远禄公、欧阳修，因棋说法，产生了名人、名

山，奇禅逸事的“叠加效应”，而且这叠加效应随着追慕者的日益增多，如同滚雪球般把个浮山叠加成了一座中国的千年文山。

会圣岩本是一块平常的山岩，也不是生来就叫会圣岩，就因远禄公会欧阳修诸圣贤于此，后人才尊名会圣。会圣岩左右，大小岩洞罗列，摩崖石刻林立，虽没有龙门石窟的千僧万佛石雕，但会圣寺里一座不大的远禄公玉雕像，在众多禅僧的心中，尤其是在我的心中，绝不亚于龙门的卢舍那大佛形象的高大。昔年法远等代代高僧传人，大师们常常在此登坛说法，会圣寺殿前平台与台下的上山石道也高不过五尺，我想，这应是很低的“门坎”了，本来么，禅宗门人不管你贩夫走卒，樵夫渔翁，甚至流氓山贼，只要你有颗佛心，有天然悟性，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，直接体验，都能修成正果。会圣寺大门口石柱楹联刻得真好——“会心不远，圣城同登”。这完全契合远禄公的思想。晚年的远禄公，会圣岩下，会圣寺里，独坐孤灯，呕心沥血，终于将毕生参禅心得，集为《九带》，这可是佛家禅门的宝典箴言。《禅海十珍集》“释曰：浮山九带，用禅宗大纲也。”不用说，既是禅林的纲要宝物，更是东方文明智慧的一大结晶。也正是远禄公的硕德妙禅，范仲淹——那个因倡导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思想节操，“不以己欲为欲，而以众心为心”“爱持众同，乐与人共”，崇信佛法禅道的大儒，在惊闻远禄公坐化会圣岩后，特为远禄公撰写碑铭“呜呼远公，释子之雄，禅林百泽，法海真龙。寿龄有限，慧命无穷。寒岩瘁骨，千载清芬”。其赞词无以复加，我不知道，当世还有什么人能得到范仲淹先生如此的爱戴敬仰！

浮山为古山，而浮山却少古树。就在会圣寺门前，高五尺不到的台阶下，宽不及丈余的道路旁，独有一木柱长天，让人须仰视，深深震撼我心灵。

这是一棵树龄至少已逾350年的银杏树，既突兀又安宁的站在会圣寺的大门前，仿佛一种象征，让人浮想联翩。我在寂静的会圣寺门前的平台上，久久地看着银杏树，正是春光无限，青翠勃发时，不由得生出“羡慕嫉妒恨”来，好不容易才立于会圣寺门庭的求法参禅者啊！多少个清晨、黄昏，有月无月的夜晚，你聆听到了会圣寺里大师们谈禅说法的回复？你沐浴了多少回钟声鼓乐的响泉？你茁壮了又茁壮，成长了又成长。我可以化身为你身后的一棵小树吗？一棵会圣寺门前的一棵小树吗？年年岁岁，青了又黄，黄了又青，寂静的向上、向上……

从五月起航

□刘 刚

飞逝的焰火与康乃馨相依而至
该绿的绿了，该红的红了
五月，一年中的一个点
灵魂与身体将从这里出发

梦想，随着朝阳缓缓升起
扑向泥土。脚踏实地迈开步伐
这才发现，从去年打马归来的
不只是季节，还有一群蜕变的蝴蝶

前进的路上并不孤单
母性的阳光随处可见

荆棘无力抵挡勤劳的双手
泥泞道路斗不过厚实的脚板

目光就是一道耀眼的光
直直地，坚毅地射向远方
即使雷电击伤了扑打着的翅膀
抵达终点，依旧起步的模样

起伏的岁月，承载太多的喜怒忧伤
我们迎着晨曦卸下所有疲惫
就从吉祥的五月起航
定会看见无际原野，莺飞草长

盆景之咏叹

□吕达余

三二块苔藓顿生绿意
一抔土便是一方丘山
劲枝犹伸展曲致古趣
咫尺间尽显无限遥远

闭上眼轻啜一壶清茶
斗室里享受片刻雅闲
耳畔旁想象百鸟朝鸣
枝叶间似现万道金线

睁开眼不过一截断木
方寸地焉笼十里云烟？
登泰山方可一小天下
云荡胸必得立身山巅

室虽雅终属小家气象
景纵秀也是人工修剪
赏小景岂是壮夫之为？
大踏步迈向万里云天

桑果铺成满地诗

□董改正

桑树是乡间的树，是乡愁的树。

春四月，也没见它开个花，幽个香，就长出小蚕一般的桑果来。桑叶油浸浸，桑果毛糙糙。上学放学，经过树下时，都要眯起眼，看看那清白颜色有没有深化。桑叶筛下的斑驳阳光，照到仰望的脸上，像京剧里的花脸。

细点的树，一天总要被爬上十遍八遍吧。大人们端着碗吃着饭，一边劝诫：“现在不能吃，全是寡淡没味的渣子！”哪里就肯听了？上得树来，迫不及待的摘一个送到嘴里，果然。大人白眼：“说了还不听！”小孩白眼：“好吃！好吃！好吃！”一溜烟跑了，大人站在那里学给别人听，筷子指着那背影影笑——他怕是想起自己的童年了吧？

有人终于吃到酸味了，眉头拧成青桑果一般，也不顾，站在树上只是叫：“酸了！酸了！”底下仰望的孩子也叫：“酸了！酸了！”酸了的桑果是深青色的，离红就不远了，怪不得我们兴奋。再过几日，有人发现新大陆一般，高呼“桑果子红了！”果真一树青红，映得叶更绿了，衬得风更暖了。

红桑果已脱离了“青涩”，润了、美了，却将酸提到了极致。此时几乎每条桑枝上，都缀着一个“猴子”，吃得牙根酸软，吃豆腐都怕砸坏了牙时，才肯下得树来。那么第二天呢？外甥打灯笼。心里想：今天或许不会像昨天那样呢？

不会上树的孩子，拿竹篙子敲，雨一般啪啪啪的落，一哄而上地抢，膝盖上两个泥印子，嘴角脸颊是大写意

的红。等到桑葚红得发紫，紫得发黑时，就不能拿篙子敲了，落地便是紫雨，如吴冠中的纸上江南。那些能够爬树的孩子站立树头，随风摇曳、随摘随吃的风度，被小孩子们神一般膜拜。

大姑娘小小子为了得到紫桑果，少不得要拍他们马屁。先是叫其大名：“治国！”——那孩子平时的名号是“六九”。治国听到了，淡定的应了一声，底下叫：“帮忙摘点桑果子吧！”用竹篙将篮子送上，他弯腰接过，专挑紫到乌黑的，一会儿就一小篮子，哧溜下树来，这位“神”一脸的乌紫——递给她姑：个个个大熟透。少不得又得一番诸如摸头一类的夸奖，惹得小孩子们又馋又恨。

稍大的女孩子远远的站着，交头接耳，眼里分明有热望，却矜持着不肯加入。有孩子路过，她们的肩就蹭着舒着，问：“好吃吗？”“怎么不好吃？”那孩子裤脚高到脚踝，伸手在口袋里抓了一把递给她，眼巴巴看着，一脸等待验证结果的表情，见她眉眸的舒展开，他便欣慰而得意的笑了：“好吃吧！”她们连连说：“好吃！好吃！”少不得再为她们上树一回。

今年回乡，桑树还在，几时的伙伴都不在了。紫红的桑葚在暖阳中，满满当地垂挂枝头，没有孩子悬望，只有鸟雀嬉戏其间，啄一阵红雨，啄一阵紫雨，桑果铺成满地诗。午后寂寂，当年健壮的主人已老，两口子坐在桑树阴下的矮凳上，为孩子们守着乡愁。他们安静地剥着蚕豆，风吹也罢，鸟啄也罢，他们皆不闻不问，任其自生自灭。他们的孩子都走了，留下年年青红的往事，酸一回，甜一回。他们客气地对我笑，但却不认识我了。

把日子过成诗

□张素燕

朋友圈里发来链接，点开来看，让我大开眼界。女主人真是把日子过得很精致：帽子挂在带有半圆环的衣架上，十几个帽子挂成一串，防止压皱；衣柜内面的横杆上挂上了S型挂钩，上面挂满了一条条项链等首饰，方便实用；靴子挂在衣柜里的衣架上，节省空间；杂志、报纸用衣架挂在门上，方便阅读，如此等等。我随即点了一个赞，并附上一句话：“这不仅是会过日子，更重要的是有一颗快乐阳光、积极向上的生活的心态。”

不由得想到了同学琼。大学毕业后琼做了北漂，找了一个外地的男朋友在三元桥一带租了房，有了自己的小窝。去年夏天我去北京游玩顺便去看琼。这是一个棚户区里一间简陋的房子，但里面却收拾得干净整洁。一个简易的小木桌上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光亮透明的瓶瓶罐罐。尤其让我称赞的是琼的小发明创造：她把废弃的酒精倒立过来，在原有的隔层中放上鞋子，既充分利用了空间，又防尘防潮；废弃的卷纸芯卷上围巾，这样围巾就没有褶皱了；这些圆柱纸芯还套放了一些皮筋、手链等，顶端还放着小卡子等一些头饰小物件，这样用着方便也好找；喝完的饮料瓶子把上端瓶盖部分剪下来拧住一些塑料袋装的东西，剩下的半

截瓶子又作收纳放上了一些杂物，有的还用做花盆种上了葱郁葳蕤的花草，坏掉的胶皮手套剪成一截截的做皮筋用，晒衣服时套在衣架上，防止衣服掉下来，还可以套住一些杂物等……

我被琼生活的心感动了。琼不以为然地说：“我这叫旧物充分利用，即环保又实用。”我赞叹地说：“你不仅会过日子，关键是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。”琼阳光明媚地说：“对呀，生活慷慨无私地给予我们阳光雨露，鸟语花香，我们当然应该热爱生活了。”琼说着深吸了一口新鲜空气，做陶醉状。

想到我自己。家里狼藉满地，一片凌乱。我还挺有理由地解围说，谁让我的工作忙了。是的，我是一名人民教师，每天都起早贪黑，马不停蹄，回家做饭的工夫都没有，哪有时间收拾家呢。于是家里的东西到处乱放，屋里尘土层层，也应了破窗理论，越是这样，越不收拾，我整天生活在杂乱的生活环境中，心情也很凌乱郁闷，抱怨自己工作忙，工作累，生活得一塌糊涂。

不是生活造就人，而是人造就生活。不管你贫穷富有，不管你工作忙累，只要你认真生活，怀揣美好用心经营，就像米开朗琪罗把画画好，贝多芬把曲做好，莎士比亚把诗写好一样，我们应该把每一天的日子过成诗。